

## [前沿理论]



柳冠中教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冠中教授于198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多年来,他勤奋耕耘,为人师表,奠定了我国工业设计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教学体系,成为了我国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学术带头人和理论家。其“生活方式说”、“共生美学观”、“事理学”等理论方法在国内,乃至国际设计界,都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设计理论体系。

柳冠中教授的“节点”设计于1983年获西德专利局“实用新型”专利,并于1989年获轻工业部首届工业设计一等奖。1989年,他受“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名古屋年会邀请,在大会上发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世界设计的最高讲坛。柳冠中教授被评为“世界设计名人”之一。1991年,他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授予“归国留学突出贡献”。2006年12月,被“中国光华设计基金会”颁发“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功勋人物金质奖章”。2007年,他荣获国家教育部授予的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6年,柳冠中教授获世界绿色设计贡献奖;获得《求实》杂志“2016中国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2018年12月12日,他获得光华设计基金会颁发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设计四十人特别奖”。

柳冠中教授的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光华龙腾奖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所长。其著作主要有《事理学论纲》、《综合造型设计基础》、《设计方法论》、《象外集》、《中国工业设计断想》、《事理学方法论》等。

# 设计是“中国方案”的实践

柳冠中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摘要:**通过对中国工业设计百年发展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中国工业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技能,而且是一种创新模式,进而探讨当代工业设计如何创新的问题。指出“工业设计产业”应是超越产品设计的“分享型服务设计”,是跨界创新、集成创新、引领性创新。同时,指出“工业设计产业”的目的符合“中国方案”的发展目标,是重组知识结构、产业链,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机制,以创造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共享、公平的生存方式。

**关键词:**设计;工业设计;服务设计;设计创新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01-08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01

收稿日期:2019-09-11

**作者简介:**柳冠中(1943—),男,上海人,硕士,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主要从事设计方法论——事理学和工业设计机制与政策研究。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以他独有的思想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即认为历史的发展并非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模式,而是立足未来,审视现在,反思过去的互动模式。循着这种观点去思考,过去、现在、未来产生了更多的交互、碰撞。

2011年,英国设计委员会主席 David Kester 先生来中国讲学后有人问,中国的工业设计怎么搞<sup>[1]</sup>? Kester 说:“那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sup>[1]</sup>。”又说:“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和阶段与西方不同,你们要是把中国的问题解决了,你们就是世界一流<sup>[1]</sup>!”

## 1 历史告诉未来

### 1.1 工业设计一直回应着时代的需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清政府所谓“新政”的推动下,1876年左右,西方机械制图学传入中国。之后的五十余年中,中国民族资本以轻工业产品为突破口,兴办实业,移植西方工业设计思想,并顺应当时的产业政策和法规,根据热爱国货的民族情绪和市场,创立了一些我国自己的品牌。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工业设计的思想和实践没有与国际同步,但是也没有完全地隔离和违背。自1949年学习前苏联的设计模式开始,至20世纪60年代倡导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工业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选择地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再到国家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新近倡导以工业设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国工业设计的思想和实践一直回应着时代的需求,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代代有火红的创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决定国家命运的工业产品相继诞生。这些产品都是在参考资料极为稀少的情况下,凭着所有参与者的热情、胆量、智慧,以及无数次的失败经验所创造的奇迹。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是里程碑式的设计,它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于1961年制造完成,共由46 000多个零件组成。万吨水压机的诞生,对中国制造,诸如飞机起落架、船用曲轴、发动机叶片、合金钢轧辊等高强度、形状复杂、尺寸精度高的零部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发展航空、船舶军工、重型制造的关键设备,也是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

得益于前苏联技术援助,“解放牌CA10”型载重货车在1958年问世。这标志着中国人结束了不能造汽

车的历史。“解放牌CA10”型载重货车曾为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1959年5月,中国第一辆有正式型号的“红旗牌CA770”型轿车问世了。同年,型号为“SH760”的“上海牌”也诞生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设计的风格是美化与理性并重,着重提升生活质量。由于1966年至1976年只生产人们生活、生产的基本必需产品,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产品成本,导致了那时候的工业产品基本没有设计可言。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对设计的需求迅速增加。这一时期的前期设计具有浪漫、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装饰和美化风格,轻工业产品更受青睐。其中,由光明瓷厂等十大瓷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换回了大量的外汇。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制造企业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一次技术设备升级改造,以适应提升产品品质的需求。同时,组织技术攻关,克服了一大批产品制造中的难点,也发现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产品与当时人民的生活要求已产生很大差距。

### 1.2 民族企业逐步意识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自主品牌产品产销黄金期。由于“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中国的产品经济扩大了产能,赚取了利润,使得扩大再生产有了保障,企业逐步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需要具有专业工业设计知识的人才,希望改变以工程师、工艺师“客串”工业设计的局面,因此,加大了在工业设计方面的投入。这个时期还是以家用洗衣机、电冰箱、空调为代表的新家电产品来临的时代。虽然这些产品是在消化吸收国外同类产品基础上的开发设计,但是它们的确将人们从传统的生活形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生活品质。

本世纪以来的工业设计开始注重升级换代,打造品牌。中国自主的工业设计开始迅速发展……。

### 1.3 中国工业设计的宗旨不仅是回顾,更是发现

“历史离我们远去,旧技术、旧产品必定被新技术、新产品所替代,但设计文化却可以沉淀,可以被再开发。在全球工业设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重新审视中国工业设计,注重的是中国设计文化的新内容,而不是传统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发现未来中国工业设计的曙光,研究中国工业设计的宗旨就是:不仅是回顾,更是发现;不仅为怀旧,更期待超越。<sup>[2]</sup>”在中国工业设计界几乎无人不知的两个宗旨:一是设计以人为本;二是设计提升经济效益。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设计界学者

质疑这两个宗旨是否是工业设计的全部使命？如果缺少高尚的精神引领，即便强调“以人为本”也会使人的欲望无度扩张；片面强调“提升经济效益”也会使环境遭受无情的破坏。为此，通过工业设计塑造时代精神，懂得和谐发展，是当下设计的精神所在。

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在工业设计方面，从历经逆工业革命“生产关系”的英国威廉·莫里斯工艺美术的“运动”、德意志制造同盟的“工业系统”的结构机制、主张融合技术与艺术的“包豪斯”工业设计理念和教育体系的确立，一直到20世纪长达五十余年的以欧洲为主的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洗礼，工业设计“普天之下，莫非欧风”<sup>[3]</sup>。

#### 1.4 向世界贡献中国工业设计文化

早在1917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作了《西方的没落》一书，继而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后者通过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引入了东方文化的讨论，并以此来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国学者介绍欧美乃至日本、韩国工业设计无不游刃有余。客观地说，欧美、日韩的实践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即便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也是学习了欧洲人“田野工作法”，一件件考证出来的。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认真仔细地研究、整理中国的工业设计实践和思想，可以使我们在分享世界各国工业设计思想和成果的同时，贡献出我们的工业设计文化。

今天看到的所谓的“国际设计”，实际上都是游学、工作于海外的那些人选择之后带回来的，或是通过外国学者的“传道”，因此，它们都打上了主观的烙印，并不能代表其完整的文化，毕竟“根”和“土壤”带不到中国来。

实际上，我国传下来的设计大部分已经是寓意化了的，追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关于皇宫、皇权的设计太多了。为什么都是给帝王将相的？因为最好的都是为他们做的，并且留了下来。老百姓的、民间的东西大部分都散失掉了，并且大家也不关注那些民间的东西。帝王将相的东西耀眼，能刺激眼球，使大家都来关注。这些东西能满足人的欲望，却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出现的。为什么我们认为民间的东西淳朴？因为它用来解决问题的。

数千年以来，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无论

是上古时代的工具——石斧，还是当今人类遨游太空的穿梭机，都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改造自然而来的。这是人们在创造今天，设计明天。从人类最幼稚的设计动机——为了生存、温饱，到有计划地开发宇宙的奥秘，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宏图大略，这些都是人类认识世界观念的反映，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当然，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观念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单一到重叠，连贯到网络发展的过程总和，也是不断创造的结果。如果没有人类积极主动的创造观念，仅有生物界动植物去适应自然的进化，则不可能实现人类从动物中的分化，更不能有人类今天文明的出现。没有观念为主导，就没有人类与动物的分野，也就没有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对自然的认识与劳动实践联系起来。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他所说的劳动实践，就是人类的设计观念与创造过程。

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时代从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的演进；青铜器是奴隶主统治的象征……电脑的问世迎来了信息时代，它给人类的和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影响将是空前的。

#### 1.5 设计是生活方式的设计，是精神世界的反映

早在1985年，我就说过“设计是生活方式的设计”，其含意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一面，它还是精神世界的反映<sup>[4]</sup>。工业时代的设计必定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与以往时代的传统。它既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技术、文化的结果，又矛盾于工业时代与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然属性之间<sup>[5]</sup>。这些成果与矛盾就是设计新的生活方式，设计是创造未来的“能源”与动机。作为设计师，必须认清这个历史使命，如果只是沉溺于过去，消极地继承传统，肯定会被历史淘汰。传统是相对于现在与未来的，否则，传统就无意义。当然，没有传统与历史，也不会有人类的今天。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不着眼现代与未来的创造，那么对未来来说，就不存在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历史也将会中断，因此，研究传统是为了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传统。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是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社会意识、文化艺术的集中反映。它是传统，即在它之前的经济基础、社会意识、文化艺术的必然延续。继承传统是顺乎“自然”，然而为明天创造新的传统又是历史的必然。改变旧价值观念后，形成的新价值观念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这是改革“自然”，是对人的智能、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个方面的人类文化活动促进了历



史的延续、进步,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未来。

### 1.6 设计中的“物境”、“情境”、“意境”

当艺术作品被放在一个公共环境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看”的概念,它是一个社会的合理性。放在美术馆里,它就是要被欣赏的,而放在使用环境里,则关注参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目的、环境中人的行为、以作品与环境之“物境”,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理念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情境”,来影响、引导人们的动作、行为的改变,使其沉淀为意义和价值,升华为“意境”。

“传统”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继承的。即使非要说“继承”以慰祖先之恩,那也不是对“元素”、“符号”的继承,而应是对“基因”、“精神”的继承,绝不是表面之“象”的模拟。否则,我们是否该永远呆在树上?“基因”的传承也必须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下,或被淘汰,或主动“变异”,人类和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发展。“昨天”对“今天”来说是“历史”,“今天”对“明天”来说也是“历史”。“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因时而作、因势利导、新陈代谢”,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祖训: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这是指“精神”不变,而不是“形”或“型”的不变。“传统”不是继承来的,而是我们的历代祖先不断创造出来的!研究中国当前实际的问题,把十三亿人口共同富裕的问题解决了,不再是少数人富,而是解决大多数人的福祉。那个时候沉淀下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当代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沉淀下来的也是中国的21世纪、22世纪的风格,我们的后代也会说,这就是中国的“传统”<sup>[5]</sup>。

传统文化是一个由器物子系统、当时社会组织、制度和价值观三个层次组成的统一体。元素基本是属于器物层面的,通过解读诸元素的关系、背景(材料、技术等物质基础与时代精神、社会结构、价值取向),领会其文化精神与元素的必然联系。通过元素的符号可以折射出时代精神、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就是文化的含义。当今的价值观、社会机制、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因而会自然地创造出新的元素和符号,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元素、新符号、新文化,这些新的元素再过几百年或几千年,也会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文化形成于沉淀。它源于已逝去的生活方式,即是在过去的地理、气候、出产、经济、政治、习俗、价值观等作用下,所产生的人的生存方式,这说明“存在”决定了意识(包括文化)。因此,文化成因最关键的是被时

代渲染下的“地域”,或曰“空间”。简言之,文化具有“空间”属性。说得再直接些,这一页是“过去时”,至多是“进行时”。过分注重文化,忽略“文明”,是很令人担忧的!“文明”是时间进程,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轨迹。它的“空间”是被“时间”定义的。因此,不同时讲“文明”的“文化”起码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更关注未来——文明的进步将被历史淘汰!因此,文化传统是在特定时间下被特定地区的人类创造的,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一直在创造文化传统,而不是“继承”。否则,人类会永远在树上!当第一个猴子离开树上到地面生存,肯定是被大多猴子鄙视的,但猴子终究改变了被时间定义的生存空间,才有人类的今天!探索、研究未来才有我们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千万别为了“点缀”餐桌上的调味瓶,而忽视了生存最根本的“主食”!就像参观非洲博览会,你会被敲树皮鼓、跳舞的涂满色彩的非洲人而感动,但事后你留下感叹——落后了是要被欺压、挨打的!

中国工业几乎所有产品的原始创意和技术起点均来自于境外,虽然见效益快,却让我们忽视了设计平台、设计系统的建立。从国外引进快倒是快了,可人家的技术是有根的,引进的没有根,再往前就不会走了。

## 2 中国方案——设计的使命

### 2.1 设计是第三种智慧和能力

越来越多的产品不再仅仅是依据技术标准、功能需求和商业性质制造出来的东西,而成为具有时代精神风貌的日常生活环境。它们屈服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严谨的逻辑与心理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人所制造的物的结构和形态,只能从它那个时代来理解。反过来,这些产品也帮助我们去理解它那个时代的方式,它的愿望、态度和失望,以及它的形式烙印。从日用品中,可以清楚地推断出社会观念、它们哲学的意识形态等诸多背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工业制造,不仅仅是作为技术造型发展的表面特征,而且是一种多层次的、非常综合的、常常也是极矛盾的文化现象。

“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小生产方式”不适应“大生产方式”而被催生出来的一种生产关系,它已经被证实为人类未来不被毁灭的,除科学和艺术之外的第三种智慧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技术潜能扩延、需求地域化、消费个性化的当今,设计本来应有的职责被严重地歪曲了,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变革正在酝



酿。“设计拉动型”制造业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和设计强国。

## 2.2 分享型的社会服务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面对中国特殊的栖息、交通、饮食、老龄化等生活方式的问题,我始终认为要坚持应用“设计事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创新设计实践等活动。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不仅会有利于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而且会对所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其关注根据特定人(群)的需求目标,会在不同时间、环境、条件(外部因素)下,其目标的实现受到目标系统的“限制”。研究这个在“物”之外因素限制的过程,即是“做事”的“目标系统”定位,也是评价、选择、整合原理、材料、技术、结构、造型、产品等“内部因素”的依据,乃至是引导这些内部因素创新的动力,以创造“新”物种或“服务系统”的创新。对解决问题的外部因素的认识是对人类已有的产品或服务系统的“目标系统”的修正或“革命”,这才是设计创新和整合、集成创新的本质,其目标是做“事”和解决问题,而非偏执于“物化”的产品设计。“设计事理学”对创新的评价标准就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哲理——“持而不有观”、“适可而止”,即“适当”、“适度”、“适合”,而非对欲望和最优解的无限追求<sup>[6]</sup>。

从20世纪末,我就提倡“服务设计”,它是“事理学”最好的应用领域,也是当代“社会设计”的必然方向。“服务设计”诠释了“设计”最根本的宗旨,即“创造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共享、公平的生存方式”。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一个不断调整经济、技术、商业、财富、分配与伦理、道德、价值观、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的过程,服务设计聚焦了设计的根本目的,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占有物质、资源的欲望,而是服务于人类使用物品,解决生存、发展潜在的需求。这正是人类文明从“以人为本”迈向“以生态为本”价值观的变革,因此,分享型的社会服务设计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门。

## 2.3 中国工业设计的自主创新进程

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气候多样,人口众多,有五十六个民族,历史悠久,民俗各异。其次,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正处于21世纪的“危机”。“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制造业”将会如何?未来的“国际战略布局”和“社会形态”将对我国有什么启示?我

国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高端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全球产业形势正在发生调整变化,致使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这对我国产业的高端化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通观今日全球发展趋势,“工业设计”是诸多发达国家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巨大价值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工业,乃至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之相比,我国的“工业设计”的价值和作用有着巨大的发挥空间。

中国的工业还基本处在加工型的制造阶段,有“造”,还欠缺自己的“制”,有了工业,还没真正实现“工业化”。其实,现在还没到谈“创新”的时候,急着创新,只会追求表面上的“抖机灵”。这跟中国的企业体系有关,本质上还不能实现自强,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机制还停留在“引进”后的生产加工体系上。很多所谓的设计只是在引进国外原理、技术上的模仿、改造,基本停留在“外观造型”的美化上,谈不上是真正的设计。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春天正在招手。

当然,引进技术不是不好,也是一种学习。站在巨人肩膀上,应该看得更远,而不是恰恰只看到脚下。“它山之石”不去攻“玉”,却攻“利”。我们引进的技术不会转移,不能重组,不去“打包”,不将表面不相干的技术糅合在一起,不懂发挥“风马牛效应”,就会出现“山寨”这种追逐“急功近利”的模式。说到底还是机制的问题,我们既没实现设计的本质,也不懂得将设计驱动创新的管理流程融入企业管理机制中,好的设计还得不到重视,自然也只关心“牌”,而不重视“品”的积淀,所谓的“品牌”打造只是变相的“广告”。要改变这种机制和现状,政府就应该大力扶持一些有潜力的“行业”,建设企业所需的上下游“产业”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协作机制、平台——“社会型的产业链”,而不是某个企业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否则,永远只能是中国“加工”,完成不了中国“制造”,更做不到“Design in China”。

我国凡是靠引进的工业,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后的改良状态;而被国外卡脖子、不能引进的领域,我们反而建立了自己工业体系,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引进后,我们有了国外的“拐杖”,关注的只是产量和营销;二是在挤压下,激发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们是能够自主创新的!

设计一直还是一个很浅层的领域。我们所能看到的设计现象或设计作品、风格或流派、新理论与新方法都是对“资本或商业或技术”羞答答的臣服(仅仅关于炫、酷、风格、式样、流行、爆品、奢华的设计),或是无力

的抗争(忽视了关于环境与人性的设计)。“时尚”=设计吗?

## 2.4 “中国方案”的“社会设计”研究

中国真正强大的标志在于,我们的产品不仅在全球“超市的货架”上;不仅仅在“亚马逊网站”、“阿里巴巴网站”上;而且应该在德国、美国的实验室里,有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未来的制造业制造出来的“机器”必须会“思考”,会“说话”,会“交流”!如果我们仅仅把“互联网+”当成一种“工具”?我们必须思考过去的“教训”!我们曾经把发明的“火药”当做玩赏、享乐的“鞭炮”、“烟火”,而别人把它做成“武器”!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工业设计,十三五规划“要发展专业的工业设计”;十二五规划“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到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十三五规划“支持工业设计中心建设”,设立“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注意:不是指“设计院”)。三次写入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之目标,工业设计承担着巨大的重任。以“中国方案”为目标的工业设计学科的“抽象思维能力”、“产品基础的研究”、“分享型、服务型、社会型”产业创新的新产业结构、系统产业业态的“社会设计”研究将是我国未来设计的立足之本。

真正的中国传统“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伦理和哲学思想应该成为我们设计行业最坚实的道德基准线——设计不能仅仅跟随市场、满足消费,要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需求”不是 want,而是 need,从而“定义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我们要提倡使用,而不是鼓励占有!必须认识到“时尚≠设计”——时尚也只是“短命鬼”!“家具”要研究以人为本的“家”,而不是仅仅通过变换材料、结构、装饰在“具”上做文章;“房子”只是“物”,而“家”要有“人”,是“栖息”,是我们的灵魂港湾。

## 2.5 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设计不仅是生意,而且是为人人类可持续生存繁衍担当!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工业设计正是这个大生产革命性创新时代的生产关系,但这“存在”的另一面,功利化的工业化经济迅速地被大众市场所拥抱,从而孕育了人类“新”的世界观:为推销、逐利、霸占资源而生产,这似乎已成为当今世界一切的一切的动力?但是工业设计的客观本质——“创造人类公平的生存”却被商业一枝独秀地异化了!耳听为虚,眼见就

为“实”吗?人类毕竟不仅有肉体奢求,人类还有大脑和良心。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现象愈演愈烈,但毕竟还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士逐渐意识到人类不能无休止地掠夺我们子孙生存的资源 and 空间<sup>[7]</sup>。

我们中国的设计应当:(1)不提倡“占有”产品,而鼓励“使用”;(2)不仅创造“交换价值”,而且创造用户的精神体验价值;(3)应超越产品设计的“分享型服务设计”。工业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技能,而是一种创新模式。它应是跨界创新、集成创新、引领性创新。设计创新就是一种突破性的系统创新,也是从“产品创新”到“产业创新”及“社会创新”的必由之路。

“工业设计产业”的目的符合“中国方案”的发展目标,是重组知识结构、产业链,以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机制,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的、可持续生存发展的需求。它能激起我们对人类追求单纯、和谐、美好的智慧,在人类继续进化过程中,陶冶我们内在的潜能,而不至于追逐占有、享受,沉溺于奢侈、腐化、堕落,以致毁灭人类自身。创造还未曾有过的“生存方式”,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Service Thinking", "Social Innovation"是发达国家创新的主旨,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才有成效,工业设计应该超脱于造物之上才能引领创新。要看设计师如何定位?是统筹规划者,还是匠人。现在,设计师和培养设计师的导向大都是“匠”人定位,甚至是设计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当然,这样培养出来的设计师一定控制不住。

“服务设计”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人和组织,在服务战略、价值创新和用户体验创新等层面迫在眉睫的需求。我们倡导中国设计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以及具有共识的组织和个人,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实践,共同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理论和方法,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共同开启中国设计的新纪元。然而当前世界领域的“服务设计”基本仍局限于为逐利的工具和技术层面的探讨,至多是策略层面的研究,忽略了“服务设计”最根本的价值观:提倡分享的使用、公平的生活方式!这个价值观的升华才是已发展了百年多“工业设计”的真正归宿。

创造人类未来美好生活方式的出路不仅在于发明新技术、新工具。“创新”应在于善用新技术,带来人类“视野”和“能力维度”的改变,调整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开发我们的理想,提出新的观念、新的理论。



### 3 设计是对人类灵魂的净化过程

#### 3.1 设计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产业、学科的分类只是人类为了便于认识世界，人为地将世界分成若干类别，以利认知。随着人类分类认识的细化、深化，逐渐明白了“元素”与“系统”的关系。贝塔朗菲在两百年前的一般系统论中就说：“离开系统结构的元素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知识的积累量与每人每天固定仅24 h的时间冲突，导致任何一门学科，哪怕是细小的分支，我们倾其一生都学不完，由此，学什么不学什么便成为了当今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自我扩展知识的能力也成为了关键。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师法造化是自然规律。自然界任何生物都要适应外部因素才能繁衍不息。试问，为什么自然界的“水”呈现千姿百态？皆由于外因（温度和大气压）的变化所致。《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些都证明了外因的意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次说明了“外因”的决定性作用，时代、环境、语境等影响的潜移默化对人类进化和人工自然有巨大影响。

自然界或社会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物种或人造物若不能适应这“外因”的变化，只能被淘汰；但为了顺应“外因”，改变“内因”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就是“物竞天择”的道理。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思考如何“进化”或“突变”来提升“适应度”。低的物种就会被淘汰，高“适应度”的物种才会存活下来。

“内因”从来不是主要原因！不管你在哪个行业，颠覆不是从内部出现的，是从外部推动的，内因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医药界的创新和发展，并不是医药界推动的。搜索引擎的创新，也不是从搜索开始的。一些一蹴而就的现象和技术，貌似出现得很突然，但它其实已经在背后存在了很多年。例如，VR已经二十五岁了，只是因为满足成为产品的底限要求——“外因”，因此，到不了大众的视线范围内。

设计就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设计活动总是在某些特定的限制下进行的。在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文脉，特定技术条件，甚至人们思想观念的局限下，设计活动表现为一种为适应外部环境（外因）而采取的有限合理的选择。设计合理性其实就表现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这是个设计思维的逻辑关系！研究、认识并建立这个“实事求是”的思维的过程，就是在“观察、分析、归纳、联想、创造、评价”的基础上的“事理学”的“目标系统法”。这即是认识设计，

也是设计的“思维逻辑”。因此，如何认识世界就成了科学认识论的宗旨。自觉地拓展知识，乐于探索、学习新事物，在不熟悉的环境里，仍然能保持心智平衡，以便“转型升级”——“进化”或“突变”，是对发展了的人类生存方式——“外因”的适应性。

#### 3.2 设计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观念大于技能，无形大于有形，系统大于个体。这就如同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的颠覆，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它会轮回，也会并行，但这一页翻过去就是过去了。

传统工业设计正在悄然发生“转型”，这将使得设计在更多领域发生作用。现代工业设计有三个特征：一是“服务设计”，这是商业或者社会转向系统竞争时代的产物，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需求”；二是“交互设计”，伴随着一个世界转变为两个世界的进程，虚拟与现实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沟通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语言体系，交互设计充当了上述三个领域沟通的翻译，即传“达”的作用；三是“社会创新”，设计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对当今已异化了的世界“文明”的修正，伴随着欲望的膨胀和无节制的消费，引导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更成为设计师的责任，而不仅是商业的附庸<sup>[8]</sup>。

作为“设计”这一社会支点，我们要清醒的是：商业若没有设计的系统思维分析“需求”，用设计的方法去实现引导需求的方式，商业只是披上羊皮的狼！商业的进化、蜕变离不开以“人”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思想的教化！因为商业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设计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社会价值。商业为了利润把设计当工具和手段，设计为了理想，也要驾驭商业这匹烈马。因此，互为依存，同路不同志！毕竟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我建议多向前探索，传统是过去的辉煌，而未来的挑战，却不会顾及我们的“悟道”！中国人一直靠极少数超脱凡尘的悟，而忽略了探索复杂世界的路径。传统的中华文明处于危急中，而立足于未来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国文明的发扬光大则更令人深思！

设计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设计是以人类总体文明对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资本文化的修正，也是平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欲望的杠杆。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设计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的催化剂！设计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设计”将以系统集成整合的产业创新设计，以其无声的命令、无言的服务，引导人类，创造公平、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谓是春雨润无声，是未来人类社会不被毁灭的良



知、智慧与能力!

### 3.3 设计需谐调地球、人类、自然的一体和谐

设计是谐调人类需求、发展与生存环境条件限制的关系,可称之为适可而止、因势利导的可持续发展之理。设计的对象表面是“物”,而本质是“事”。

设计的宗旨是解决问题。工业设计更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就像原始工具一样,为了解决生产力问题而诞生,即使后来有因文化等变异而出现的差别,修饰的设计也只是表面功夫。如果设计对象无法在系统化基础上体现具体,仅仅囿于“元素”层面上的具体,就没有尽到设计的本份。

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科技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潜伏的灾难。人类的未来难道就蜕变成只有脑袋和手指吗?科技绝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它仅仅是手段。我们常常会在追求“目的”的途中,被“手段”俘虏了。科技不是目的!它只是被人类实现目的而需选择、被整合的手段,但商业唯利是图的诱惑太让人难以抗拒了,这个世界到处醉心于“商业模式”,一切具有生命力的设计创新都被利润扭曲了,继续在诱引人类无休止地消费、挥霍、占有!

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资源越来越匮乏。我们都在追求平等社会,要为多数人而设计。不是为少数人,也不是为商业,而是为百姓,为社会,这才是设计的本位。设计师应考虑人们需要什么,为人们指出方向,实现地球、人类、自然的一体和谐。

现在很多设计师都在一味地追求时尚,设计成了资本的奴隶。很多时候人们说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其实,这个说法很空,因为设计是为别人,艺术是为自我。这种使命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无言的服务。设计师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了符合解决问题的设计宗旨,我们设计师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创造一种合理、健康的生存方式。

## 4 结语

设计不能仅凭个人力量,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因为政府就和父母一样,对“成长”起引导作用。我们都需要冷静思考,既要看见过去,更要远眺未来,设计还有很长的路等我们去走。希望与我国设计工作者共勉,端正对设计目标和价值的认识,真正发挥“设计”对科技、商业的博弈功能,规避“跟老外”、追时髦、急功近利,认真、踏实、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百姓的潜在需求,探索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径。不要把“设计”当作“职业”,也不要仅把“设计”当作“事业”,应把“设计”当作“使命”或“信仰”,从而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任,继承和发扬设计的使命:净化人类灵魂,为人类社会未来不被毁灭而贡献“设计”的智慧。

## 参考文献

- [1] 柳冠中. 从中国工业设计的百年发展谈传统的继承与创新[J]. 设计艺术研究, 2015(5): 1-6.
- [2] 柳冠中. 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设计的使命是对人类灵魂的净化[J]. 工业设计, 2017(11): 8-11.
- [3] 柳冠中. 中国工业设计断想[M].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 [4] 柳冠中. 怀旧与超越——《中国民族工业设计百年》[J]. 创意设计源, 2015(4): 5-8.
- [5] 柳冠中. 从中国工业设计的百年发展谈传统的继承与创新[J]. 设计艺术研究, 2015(5): 1-6.
- [6] 柳冠中. 超以象外[J]. 设计, 2013(9): 1.
- [7] 柳冠中. 庞观. 适可而止地“栖息”[J]. 标准生活, 2016(12): 48-53.
- [8] 柳冠中. 从“造物”到“谋事”——工业设计思维方式的转变[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3): 1-6.